

红辣椒女性文丛

● 唐敏 著

陈骏涛 主编

# 纯净的落叶

当代女作家散文精品

到了一个时候，就有了落叶的愿望。我看到了最大的落叶的景象，那是无边的树木在纷纷地落叶，我看到了大自然是怎样调节自己，我就更觉得自己落叶的时候到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

红辣椒女性丛书

陈骏涛 主编

● 唐 敏 著

# 纯净的落叶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徐英

装帧设计：刘梁伟

策 划：红辣椒创作中心

倪培耕 徐晓琳

纯净的落叶

唐敏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彭山县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7.75 字数150千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2850-4/I·361 印数：1—5000

全套定价：40.00元 本册定价：8.00元

# 总 序

陈骏涛

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又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持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意见者，大致都是以西方女性主义（亦作女权主义<sup>①</sup>）所提倡的那种女性文学为坐标的，——这是一种以女性的性别觉醒为前提的、有着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背景的女性文学。这样的女性文学在中国的确还没有，即令有，也属于凤毛麟角，而且没有真正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妇女解放命题之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人的解放命题的一部分而提出的，而人的解放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所提出的一个主要口号。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始终是与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问题紧密相联的，它是整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女性文学自然无法自外于时代，因此它不具备像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所倡导的那种以鲜明的女性性别特征为标志的独立的女性文学。

但是，衡量中国的女性文学，是不是只能以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为坐标呢？它能不能有自己的坐标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运用自己的坐标（同时也参照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坐标）来研究中国女

性文学了。刘思谦女士所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即是其一。刘女士认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是以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与历史际遇而悄然出现悄然运行的。没有女性自己的以反抗父权制性别压迫、性别歧视为目的的妇女解放运动作后盾，也没有成熟的妇女理论作指导，或多或少的女作家分散在作家队伍之中，犹如撒在夜空中的一个星辰，寥落而寂寞，相互之间虽有辉映而无组织的联系……”<sup>②</sup>

总的来说，我是认同刘思谦的观点的。如果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五四”时期无疑是女性文学的起点，先于“五四”的辛亥时期的秋瑾则是其前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也包括父权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催生了一批敢于反叛封建人伦秩序、主张男女平等、鼓吹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娜拉出走”成为当时舆论的一个热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女作家群<sup>③</sup>，并形成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潮。

“五四”以降，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女作家<sup>④</sup>，不过她们始终是混同于整个作家群体之中而无独立的组织。在“五四”和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的作品中，并非没有触及到作为女性性别特征的特殊问题，但却从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潮流。迨至解放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解放的高亢音响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巨大声浪更把女性性别特有的声音淹没了。因此，从四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确缺少自己的性别特征，基本上被淹没于群体的文学之中而成为一种“中性文学”。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人的解放问题的重新被提出，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女性文学才得以复苏，并且形

成了继“五四”之后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个高潮。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出现的这个女性文学潮流，无论就其人数之众、作品之多以及影响之大（特别是其在域外的影响）来看，可以说都超过了“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其中不乏有相当的思想震撼力、艺术感召力和别具女作家性别风采的佳作出现。特别是，在女作家之外，还出现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女批评家，这也是“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所未见的。<sup>⑨</sup>

七十年代末期亦即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可谓气势不凡、成就卓著，以致使有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有“阴盛阳衰”之叹——这当然是极而言之，是对于女性文学兴旺的一种赞叹，而并非真正的“阳衰”。它大体上仍然是与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文化转型密切相关的，而不具有像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那样鲜明的、独立的性别特征。以致使有的女作家和女批评家甚至认为：“严格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森林中尚未长出‘妇女文学’这一棵大树，中国还没有形成‘妇女文学’的主潮。”<sup>⑩</sup>这里所说的“妇女文学”自然是以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为坐标系的。但我以为，倘若顾及到中国女性文学的特殊性，而将女性文学定位于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女性生活、抒写女性情感，并具有独特的女性风采的文学作品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是不乏这样的作品，也不乏这样的作家的。在小说领域和散文领域中尤为突出。

事实上，在女性文学中，始终是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一种是以女性的眼光观照外在世界的——女性本体以外的世界，一种是以女性的眼光审视女性内在世界的——女性本体的世界。这两类作品都可能具有女性的性别特征。因此，我十分赞同王绯女士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和“女性文学批评的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

性的眼光)”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意见，正如她所说的：“女性在承担女人角色的同时，也承担着人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女性观照文学的眼光一方面是女人的，一方面又可能是共同社会意义上的人的。”<sup>⑩</sup>这样就可以避免关于女性文学的纯粹概念之争，而直接楔入女性文学的本质。

中国的女性文学是不是需要提升？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妇女地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提高，关于女性性别的特殊性问题也许将更加显得突出，因此关于女性文学的标准可能会有新的界定，新的提升。女性文学自身也将会发生某种嬗变。但往哪儿提升？照什么样的标尺提升？女性文学将会有何种嬗变？这又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已经有女性学者和女作家在关注这样的问题了，并发表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我对女性文学素无研究，就不敢在这里班门弄斧了。以上所述，也只是我的一孔之见，尚有待行家之教正。

这就是我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毫无疑问将贯彻到我所主编的这套《红辣椒女性文丛》之中。在我看来，收入这套丛书中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未必符合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的标准，但它们确实确实是女性的文学，即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女性生活、抒发女性情感，并具有独特的女性风采的文学。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也就必需运用“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性的眼光。这样，才有可能深入其里，而避免误入旁门。

今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在北京召开。有关女性特别是女性文学的书，成为各个出版社争相出版的一种热门书。1994年十一二月间，徐晓琳女士带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和“红

辣椒创作中心”的使命，专程来到北京，希望我能够出面主编一套女性文学丛书，一方面作为向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另一方面也为“红辣椒”亮亮牌子，壮壮门面。我主编过《跨世纪文丛》，深知要编辑一套丛书并不难，难就难在它能不能在读者心中有个位置，得到他们的认可。《跨世纪文丛》之所以能够连续三年出了三辑共32本，就因为它一开始就有一个较明确的编辑方针：坚持文学性和可读性相结合，既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又要坚持高品味高档次而切忌媚俗。同时要尽可能打通发行渠道，使图书迅速打入民间图书市场。这套女性文丛是在如今丛书如林，有关女性文学的丛书也有好几套即将出笼的时候筹划的，能不能在读者当中站住脚跟呢？我感到责任重大，开始的确有点犹豫，有点怯阵。但当主人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所提出的编辑思想（如上所述），并放弃了最初想搞拼盘式的多人集子，而认同了我提出的要保持入选作家一个较完整的面貌，力求使书籍有一定时间的保留价值时，我就勉力上阵了。

商定的结果是先搞几本散文随笔集——这当然也是由于散文随笔行情如今尚看好的缘故，以后再逐步扩大。在物色头一批人选的过程中，有些很优秀的女散文家如宗璞女士，由于其新作嫌少出于谨慎而未能如约使我稍感遗憾，但她们的对我的工作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表示如若新作多了一定加入又使我感到欣慰。几位知名女作家——张抗抗、蒋子丹、方方、斯好、唐敏——首先表示积极响应，并给予热情配合，使我对编好这套丛书的信心陡增。我想，以她们的文化素养、文学品味、创作实力和目前已达到的知名度，她们的书是一定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的。

应该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蓉城书局对我的信任，使我一开始就感到合作的愉快。老同事倪培耕先生，以及我



的几位年轻朋友王绯、王光明、孙怡、叶琳等，他们从不同方面多有协助，谨此一并致谢。我将竭尽绵薄之力，将这套丛书编好，使之在读者中赢得信誉，以便为历史留下当代人创造的文学财富！

是为序。

1995年2月于北京·天命斋

---

①据张京媛主编之《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前言》：“女性主义”，英文原文为feminism，本世纪初译为汉语“女权主义”，系从日文移译而来。张女士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如今取“女性主义”一词较为合适，这个“性”字包含了“权”字，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见该书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②据刘思谦该书《引言》第20—2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③刘思谦所列举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群是：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袁昌英、陆晶清、苏雪林等。见该书《引言》第12页。

④这些女作家主要有：丁玲、萧红、白薇、林徽因、杨绛、苏青、张爱玲等。

⑤这是张抗抗女士1986年一篇文章《我们需要两个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张抗抗后来在将该文收入其散文随笔集《命运对你说：不！》（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1月版）的时候，却删去了这段话。这是不是说明抗抗如今的观点有所改变？

⑥这些人名和作品不胜枚举。为了避免因“排座次”而可能引起的不愉快，恕不一一列出。

⑦见王绯著《女性与阅读期待》第2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 目 录

---

题叙 ..... 唐 敏 (1)

## 女儿心

- 蝉忆..... (5)  
霜降柿子红 ..... (12)  
闽南好味道 ..... (19)  
水果岁月 ..... (26)  
忆奉节 ..... (34)  
半个女儿心 ..... (44)  
“走西口”的长途电话..... (48)  
屋檐水滴 (五则) ..... (54)  
从夏天到秋天 ..... (67)

## 小人儿

- 困难时期的伙伴 (三则) ..... (79)  
后悔是美丽的 (两题) ..... (94)  
小树..... (104)

顺其自然·····	(115)
致小小蕙书·····	(119)
关于猫的四封信·····	(127)

### 心中的大自然

鹰·····	(149)
虎·····	(153)
彩虹·····	(158)
月亮海·····	(163)
花的九重塔·····	(167)
迷泉·····	(172)
月之冕·····	(177)
怀念黄昏·····	(181)
红百合·····	(187)
女孩子的花·····	(194)
等雪·····	(200)
纯净的落叶·····	(204)

### 自叙

魔瓶·····	(209)
与画无缘·····	(212)
不留情·····	(224)
跋：好心情与好散文 ····· 王光明	(229)

## 题 叙

唐 敏

我的居室的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这种树非常地不合时宜，整个冬季它不落叶，披戴着一树大大的绿叶，在寒风里逍遥。但是到了万象更新的春天，所有的花木都在复苏，长出绿叶的时候，它却开始了它的冬季，在滋润万物的春雨中落尽了所有的树叶。到南方初夏的骄阳火辣辣地照下来时，木棉树又突然在毫无生机的枯干的枝头开放出烈火一样的厚重的红花来，烧得天地都为之一惊。当它发现花开太盛时，又匆匆地抖落一身的花瓣，这才慢条斯理地长起它的叶子来。这真是一种不随潮流的植物，它为自己定了季节。

我写，本不知道是散文，是评论家说我写的是散文，又有杂志肯发我的这些叫散文的文章，习惯性地写到了1994年的春天。那些真情真意的流露，那些不可抑制的想要发出嫩芽的欲望，好像有种子在心里面发芽长大。到了树叶成荫的时候，自己也吃了一惊，不敢相信这是我曾经写过的文章。

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了落叶的愿望。我在冬天的武夷山看到了最大的落叶的景象，那是无边的树木在纷纷地落叶，我看到了大自然是怎样调节自己，休息是多么的需要。我就更

觉得自己落叶的时候到了。虽然在别人是春季，也可能别人看我是春季复苏的好时间，但对我来说只有真心真意想休息的心情。在1994年我没有再写散文。

以后会怎么样，谁知道呢？我不想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想被文学套住。我是个习惯自由自在生活的人，没有什么理想，我根据自己的季节过日子。也许还会高高兴兴地写，也许就这样算了，一切顺其自然吧。

过去既已留下了这么点散文，就放在这本书里，愿意读的人可以从这里看看一个人心里想过的事。

1995年 元宵夜

写于福州

# 女 儿 心



## 蝉 忆

夏天遍地遍空都是蝉鸣。

在中国，蝉是生活中无法分割的，它用声音来描绘烈日晴空垂柳荷塘水车老牛乡间土路嬉水儿童。每当政治气候不好，风刀霜剑，便用“噤若寒蝉”来形容时局的严峻。

每个人在儿童和少年时代无不被蝉所迷惑，在蝉鸣声中渡过长长的夏日。特别是考试临头心烦意乱，把学习的荒疏都推托给蝉。蝉鸣一停，顿觉天地幽静，若有所失，似乎蝉不鸣许多课文又背不出来，以至翻开书本字里行间饱饱地盈满了蝉鸣声。到了暑假则从清早到黄昏都在消磨在蝉鸣中，许多梦想一起缠绕在树梢上，飘扬在蓝天中。很久以后，长大了不再那么留意蝉鸣，将它当成是充耳不闻的声音。

记不清是几岁，第一次听到了蝉鸣。

小时的我，被强迫每天睡午觉。对孩子来说，这是酷刑。好不容易睡着了，本可以睡到天黑，可是又要按时起床，为了大人们的自以为是，孩子要忍受的东西太多了。就这么半睡半醒心绪极坏地坐在床沿上发脾气，突然听到了一种铺天盖地的怪声——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它那样粗暴尖锐地刺进我充满苦恼的心里，使我大吃一惊，以致我忘了苦恼，全心地听这无边无涯无止无休的声音。这是让孩子承受不了的尖声怪叫，



如此放肆而又不知节制，比一切暴力发出的怪声都要可怕。因为暴力发出的声音总是短暂的，总会受到阻遏的。当然，那年龄的可怕暴力无非是打破了玻璃、男孩们打架、父母的戒尺，这些声音都不长久，却是我知道的最可怕的声音。尤其那时还小得不懂世上有文字、有战争和比这两样更坏的成年人的恐怖。这怪声突然刺入我心底，使儿童柔弱无防的心感到类似恐怖的情绪，并以叫声的绝不停止而让心灵忍受长时间的折磨的难受。

总算熬到夕阳西沉，父亲回家，急忙问他吱——一直叫的是什？可这时蝉鸣全无。儿童的语言残缺不全——高的地方，天中间，房间外面，很远外面，一直一直吱——吱！

老鼠！这是老鼠，别怕。

不是，老鼠小吱吱，这个大吱——！

父亲不懂，母亲也不懂，是什么会吱的东西让孩子如此惊慌。

终于有一天逮住了怪叫与父母同在的时刻。父母大不以为然，说：这个呀，是知了。知了从来这么叫，连这都怕，你太胆小了。

可是儿童不会谈心的感觉，帮助儿童的只有遗忘和习惯。不管多么讨厌东西，不会因为有人讨厌而不存在，只能是讨厌的东西，不会因为有人讨厌而不存在，只能是讨厌它们的人学会克制，用冷漠用骄傲用麻木用其所能的种种来适应，甚至用美化来使讨厌的东西变得可爱起来。就从这时起，我觉得知了是不可战胜的，也从此开始我害怕一切的昆虫，不管它们是美丽的丑的，或者是有害的和有益的。

我上了小学以后才知道知了叫“蝉”。那时我已忍耐了好几年的蝉鸣了。但是除了偶尔看过一次图片上的蝉以外，我还没见过蝉。